







$P_1 - P_2$



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

歷二周之北境兮流

之南鄉秦自

兮齊據東而畫疆殷之成而永固衛之

趙決沉而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

歎何水德之難一

唐李翱釋懷賦

讀黨錮傳哀直之之多尤不容作釋

懷賦其詞曰懷夫人之鬱不兮歷晦蚤而傷離吾心

直以無差兮惟上天其能知表於德而必好兮忠何

尤而甚疑彼陳詞之多人兮故不云衆而譏之進盡



言之不信兮退遠去而不獲弗驗。貫而考省兮固余  
道之所厄。昔師商之神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  
之有殊兮守不同其何責。負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  
而已行路非險而不通兮人忘之而異情。王章直而  
獄死兮李固忠一。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  
誠言。貞心之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  
云乎嘉莖豈捐穢而誣之兮。詳瞪矐一不  
不忍兮終留滯亦有。當晨夕而步  
目明處一世之若流兮何久求而傷

情樂此言而自抑兮壯大觀於競生。拔馨香之菹蘭  
兮。蒿蔚以。列斥通路而使無兮。急棘逕之中絕  
有秋而狗心兮羌與此其奚別。昔誓辭而幼兮  
期共死以昔居嗟而守之既異兮乃漫汗而遺初心  
皓白而不容兮。市直而望利忠不顧兮立忘交不  
同而行棄悲六不狗已而必讐。小諒非水火其可畏  
猥吾行之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  
歲苦寒而亦瘁吾固樂其貞剛兮天何尤乎小異欲  
靜默而絕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



古詩通志 卷四十一  
今終永夜以歎歎

明薛瑄黃河賦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  
濬洪源於西極兮注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  
沓元溝之晶芻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  
太華而東鶩兮灑砥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  
不辨之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擅浮沉之

覽頽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妣氏所經之登  
崑崙而俯視兮因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望兮遂  
周游其曲直兮未流之混濁兮始清激而湜湜差澹

灑而徐趨兮勢汨汨而自得觸險石以鬪暴兮詫雷  
轟而轂擊天宇擴其沆漭兮渺上下之蒼黃霧雨霑  
而滂集兮混邃古之洪荒微風蕩拂而渙散兮天  
機組織其文章頽森浩而洶湧兮百怪垂涎而簸揚  
腥雲濁浪以盪汨兮恍忽顛倒夫舟航靈曜升而赫  
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  
其光芒若乃震秉符以行令兮百谷滢滢其凍釋山  
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滉漾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  
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雨奮達以



霧霈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木輪困而漂  
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嚙岸兮塊土焉塞夫  
衝潰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  
而石出兮始寂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顛頊乘  
坎以奮神大塊噫氣而摩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  
橫絕可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易而明晦兮  
朝暮與四時颺風起而衝木兮蟒怪駭其難在觀  
圓方之一氣兮恒來往而密移昔尼父之嘆逝兮跨  
百世而罕知應川流之有本兮與終古以爲期啟龍  
圖而翫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爲喟余心之未純兮感  
道茲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庶晝夜之靡虧

夢陽石竹賦

有杳者篠叢彼阿徙置得地孺以

華托根靈石發生直翕飈佛樓翠風閣長竿巉巉翼  
紛若截爲雙簫雛鳳鳴任心吹之靈霧生乘鸞挈友  
騰煙霧餐霞巖委永無慮中虛允直性介固

述征賦 仲夏赫炎兮草木畢揭鞮縲赴徵兮夜發

梁國抑情順志兮強食自解亂流渡河兮忽焉而寐  
所以曠恨揮霍兮中情苑而內傷明星散而交加兮



翩冥冥吾以行攬衆芳而橫涕兮莽皇皇莫知所投  
曷噉杲杲方上進兮雲披離而蔽之飄風磕而曾波  
兮湖水擊而震盪慨川廣而難越兮朝余翱翔乎河  
上旣涉衛以奔驚兮又逾淇而渡漳去故鄉以就遠  
兮霑余襟兮浪浪山峻高而造天兮又陰晦而多雨  
觀蘊蟲之相搏兮恠於邑汗又交下哀人命之有常  
兮禍福杳其無門孰非義之可蹈兮焉作忠而顧身  
余獨怪夫謇博之罹患兮親好修而迄殆箕子狂而  
悲歌兮彼比干固以菹醢觀前世誰不然兮矧吾懷  
愆而造尤聊周張以嬋媛兮蓋不忍此心之常愁涉  
湯陰余愴怳兮乃又瞻茲美里鄂廟訖而傍路兮駟  
超軼而過止懷誠有離慙兮任道有承尤侍中顛隕  
兮扁鵲被劉專惟君而遘殃兮眩吾不知其何謂極  
終古而長憤兮羌炯炯其猶未昧翼綿綿之無聊兮  
眇翩翩莫知所騁憂悄悄之悶瞀兮歷山川余弗省  
跡有隱而難察兮物有微而先彰負蚊蟲以抗山兮  
固切人之未量欲結言以自明兮拙而莫之謀也將  
高舉以遠羣兮又絆而莫之能也經溝瀆吾不悅兮



亦何必爲此行也。審相羊以俟，至今莫好修之證也。路遼遠之裔裔兮，埃風旋而簸揚。煙液蒸而練練兮，夕吾次於沱陽。嶺峩曲以歛容兮，原曖曖而嘒嘒。風草剡而冥冥兮，狼狽號而夜鳴。指黃昏以爲期兮，駸駸又夜行。日雷霆不可玩兮，孰刑人而不戒。悲轅馬之喘噓兮，常十策而九退。朝攬木末之清風兮，夕瞻明月指列星。我旣處幽羗，誰告兮魂中夜之營營。欲展詩以效志兮，又恐增愆而倍尤。衆聚觀而潛誅兮，或掩涕爲余乎淹留。予朝餐中山之初蕨兮，暮挈易之香薷。睇北山而不見兮，彼南州又邈焉而弗予覩。氣怳怳而絀結兮，心緯繡而弗怡。紛流日以相觀兮，見金臺之崔嵬。軫雄虹之迅光兮，愾烏白與焉角。燕昭旣劇該，輔兮厥躬亡而國削。何秦嬴之虎視兮，厥二世以不祿。固盈虛之環沓兮，春秋奄其代。續自前代乃已然兮，吾又何怨乎人心雜亂。反覆豈畢究兮，由邃古而至今。重曰隆隆三伏鑠金石兮，如羹如沸。行路喙兮，道思作誦。軫爾類兮，南有喬木。不可以憇兮，念我徂征。日顛頓兮，含精內蝕。世莫可說兮，亂



曰已矣哉鳳鳥之不時與燕雀類兮橫海之鯨固不  
爲螻蟻制兮誠解三面之網吾寧溘死於道路而不  
悔兮

婁奎朔方風俗賦

西夏有元虛居士賢而隱文子

偕華先生客夏耳其名以刺謁之欵叙旣已文子乃  
稱曰蓋聞過高唐者必聆清商遊睢渙者必觀藻績  
蒙躡躡海內有年所至處無不習交其賢豪長者因  
獲周知謠俗矣語云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君世  
家於夏且翺翔文學之囿棲遲載籍之林上燭徃古

下鏡來今其於朔方建置之巔末洎山川風物畢載  
於腹敢以爲請毋予靳哉居士謾爾興曰僕也恂愁  
未嘗蘇於故間從長老後而竊聞其槩焉夫草昧方  
祛睢盱無詔軒唐闡繹上哉夏乎靡得而究已自姬  
王命使來城嬴氏因河爲塞權輿於葩經之詠昭著  
於太史之載茲職方爲雍州區茲天官分井柳界甫  
要服於中華繼編戶於炎代啟於青而築於建郡於  
漢而縣於唐爲宋隋之州鎮爲僞夏之都邦面陽明  
而翼赤縣之衛背陰陸而抵戶遂之防右酒泉兮控



引左雲谷兮相望微櫓星繁雉堞雲長勢形繡若天  
險孔張洵九圍之無匹展四野之獨臧其山則賀蘭  
擅其竒金積標其勝拓跋之所避暑瞿曇之所演乘  
綿亘則百舍不止穹崇則萬尋未竟傑壁霞構攢峯  
鶴立邃壑莽蒼靈岑崩崩根連金母之瑤房椒載上  
清之玉色千秋雲而亘度礙朝日而行遲獵不敢扳  
鳥不能飛逃而望之訝煉石兮撐碧落就而仰之猶  
鼇足兮奠四維至若黃草葦焉欲衰黑鷹脩乎將翥  
伏地飲河狼眠虎踞特秀觜起敦丘瓜聚登楞子而  
流覽無窮訪天都而難覓其處其水則潏潏漾漾汗  
汗泚泚黑水沃日靈河漲天方其趣乎峽口瀉乎石  
澗旁薄驚騰轟厖澎湃山摧嶽舞之勢排江傾海之  
派及其寓安流沒追埼軋盤涌裔咸夷邈迤朔波凌  
湍虹洞無紀環郭帶郭散漫縈紆枝而爲渠瀦而爲  
湖其爲渠也溢蟠螭駕螭虬條分縷析曲折周流經  
城市而脉脉道澮泚而漉漉漑千林之果蓏浸萬頃  
之塍疇其爲湖也萑葦之場蒹葭之藪晶晶無垠涵  
藏百有芻牧者馳騫菱葦者奔走其產則溢池神液



因風自生調鑄濟味國計芘盈馬芽地掬犖尾沙尋  
纒旄連丹三幣五金旃裘膠革觔角豫章以全民用  
作貢尚方土榷有山礬江離沙葱石竹射干彫胡流  
彛首蓂淺渚平原菁菁郁郁香有金錢甘有青玉棗  
實鷄心槐生兔目龍珠稱百果之宗烏稗蘊七絕之  
淑淥池並蒂而芩青門合莖而熟露長苴蓮蔓孳蔓  
莫來禽種於漢苑馬乳抵於西域薔薇鬱於東山牡  
丹富於金谷碧梧棲鸞鳳之柯金桃啄鸚鵡之肉薦  
雕俎於芳筵蕙瓊砌於華屋兼以秋黃之蘓白露之  
藪益人之苾禦饑之蓄青稌胡麻薺杭美菽可釀可  
炊粒珠顆玉又枸櫞成林藿苜若稼幹不冬彫華不  
寒謝臾跗咀之療人偃佺煉之羽化至於鱗虫羽族  
壙走穴居若圖經之所逸若爾雅之所無指百詘而  
未盡剡十襲而難書爰耳目之所覩記祇能憶其大  
都鼠珍貂鼯馬異駒駮觚突獬豸趨捷龙盧迄足則  
三窟之兔丸跡則九尾之狐麝餐柏而香遠麋戴玉  
而班殊趨則儻儻行則於於橐駝可服大武善樓旣  
以引重亦以長驅集觀乘雁蜚睹雙鳧交精屬玉旋



目庸渠獭獭之翼鷺鷺之雛毳毳之啄鳧鳧之呼黃  
陵之廟青草之湖頡之頡之以遊以娛丁首莘尾鼓  
鬻清流躍澆澆兮爲樂齧荇藻兮沈沈問其名兮鯁  
鯁取不竭兮鮓鮓詹何引兮獨繭漁子泛兮孤舟烟  
消日出兮欸乃聚綬罟兮渡頭鱸飪紅縷細味與丙  
穴丸蒸嘗以品賓客用羞其宮室則飛觀基諸元昊  
臺榭翔自狄公崔嵬千祀故址猶崇且鬱鬱兮仙人  
之館轟轟兮帝子之宮蘭堂生霧桂榭凌颺金壇燿  
朗珠剎玲瓏廊欄纏纏蕙棟隆隆䟽窈窕而沙紫瑣  
翕翕而泥彤文櫺華楠玉碣鏤題籠以朱網覆以琉  
璃照耀星漢揮霍雲霓甲第名園參差城郭戶植羽  
葆門懸鐘鐸金波蕩漾麗景聯絡艤畫鷁於圍塘飾  
翠鷁於簾箔市塵孔道萬落重闔青帘飄雨紅樓媚  
人烟花不夜歌管長春陟麗譙而睇盼芟見乎廣廈  
之粼粼其人則飛英於國史之著廁名於金櫃之藏  
傳燮以黃金而取譽傳昭以學府而流芳宇文赫赫  
於弢畧侯程燭燭於居喪三史偉於行師三傳神於  
折訟勛績擅於喬梓功名炳於伯仲稱豹變則韓遊



瓌論汗馬則史敬奉是皆人世之龍塵寰之鳳遐邇  
景風今古雅重迨我明時譽髦尤衆忠者義者孝者  
節者有芝英雲氣片藤拱壁者有黼黻河漢隻語千  
金者有爛儒雅而師表士林者有持風裁而正色立  
朝者有倚劍崆峒抑天驕之橫者有寧銜刀都市不  
易慮以生者有蟬蛻塩埃而翔區外以舒翼者夬角  
而茂者雲翔華顛而彥者鱗萃金彪右蟬纓綉紳珮  
嘖喑之胄翩翩鈴閣之前偶旅之儒濟濟闕里之內  
鴻漸肅雍雍之儀虎螭振桓桓之槩冠蓋交於道途  
軒馬填於闕闕譬猶鐘山之阜泗水之滙累圭璧不  
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匱其俗則四民雜居五技贅  
聚纓石洒削甄冶古鑄日者星人覲史駟僮與夫俳  
伶優侏之儕咸旁午而交臂自高門鼎貴下比齊民  
靡不美鮮飲鑿茹毳含醇曼掄被服輕煖綿純當夫  
春日載陽布穀催種民狎其野耜鋤并用室無懸器  
田無賸壅新景鬯韶華明錦軸則有弱冠王孫游閒  
公子飾冠劍聯袒禡引類呼朋吹竽搏筑走狗鬪鷄  
六博蹋鞠馳逐於章臺之紅嬉戲於郊圻之綠及序



屈朱明流金傲甚筮製細輕筍舒薤錦支公于是乎  
手談羲皇於是乎高枕乃有武力鼎士絡駭札柳諸  
伎畢逞絕倫超醜金注解浮爭先競首農者戴蒲茆  
衣襪襖抱桔槔沃阡陌禾黍百里蔗藜矻矻行者出  
圃草之陂憇灌木之樾來封夷之常羊忘祝融之爍  
烈疑姍姍於畫圖儼僊僊於閶闔迄夫商吹鬻發於  
林臯霄露厭浥於芊草翹然勁者離披蔚然茂者枯  
槁萬樹千畦生成垂實翦摘芟獲場圃狼籍離離穰  
穰嗒嗒磴磴於橐於囊盈篝滿榻豨膏棘軸銜尾相  
屬塞於莊馘鞠鞠殷殷縱橫絡繹已而貢禹舉元英  
蒞塲功竣畚揭侍狐貉成蓋藏既則見畜牧被野風  
駿霧鬣魚目龍文蒲梢汗血蘭筋權竒羣奔互齧抉  
壑斲山元黃雜選於是赳赳矯矯之士臂夏服手烏  
號罟削格載畋獠星流景集颺奮霆擊決背弇心覆  
草蔽地寃伏陵窘充牣車騎無飛不有靡走不備伏  
臘歲時迎釐賽社人事紛拏莫可覩縷夫夏之黔黎  
旣勘嵒窳逋蕩夏之土壤又盡膏腴美利此所以豐  
樂甲於關中聲稱浹乎寓內也文子曰美哉邊陲若



此者罕矣居士曰未也青銅之峽雷斧劈劃斷山爲  
兩衝流激石招提百座森聳乎其巔檜栢千章掩映  
乎其側莎羅之峯嵯峩萬仞三泉地湧滄泓澄潤精  
爽招徠乎遠近膏澤徧敷於靈蠢西山屹秀翠若薄  
苔惟絕巖之積雪歷四時而不開卽溽暑兮伊鬱常  
色澤兮皚皚牛首飛霞洞天弘敞天下之苾芻蜂合  
四外之泥繩斗仰其中有龍淵噴玉石罅珠濺若倒  
囊與傾瓮貫桐枝兮爲綫放遠池兮猶沸當祁冬兮  
可前及氣肅天高撼石動地則曰靈武秋聲青蠶入  
雲素華涵影則曰玉關白雪沙明水映乾坤錦燦則  
曰羚羊落照踈星的歷乍見乍沒則曰石空夜火望  
之則有卽之則無此官橋之竒木也明河在天星斗  
在地此月湖之殊景也表立則順影墮則逆此浮圖  
之幻跡也晴日鐘鳴風雨鏘振此沙關之異響也以  
至靈豨變兮吉善臻神駒刷兮夜光熾元兎進兮飛  
龍閑金牛現兮白馬寺秋童儼躅於劉晨安門媿德  
於公藝朱大夫齊名於謫仙程先生等節於孔伋靖  
王有東平河間之風仇侯有驃姚車騎之績斯亦殊



尤絕軌也寧非世之所稀覲文子嘆曰偉哉不謂西夏有此

曹璉朔方形勝賦 繫夏州之大郡實陝右之名邦  
當三邊之屏翰闢千里之封疆廓岡阜而爲垣濬川  
澤而爲湟角龜鼉而爲道卧蟠螭而爲梁帶河渠之  
重沮奠屯戍之基張墾良田之萬頃撐喬木之千章  
鹽池混漾瀆其隈菊井馥郁馨其傍桑梓相接棟宇  
相望若率土而論其邊陲則非列郡之所擬方也今

焉載瞻其四維也漢隴蟠其西晉洛梗其東北跨沙

漠之險南吞巴蜀之雄山奔突而若馳水旋繞如環  
雍廩遐郊其坦夷聳孤城之崇窿內則敞街衢兮輻  
輳紛輿馬兮交通外則經溝塍兮刻鏤昫原隰兮腴  
豐任土作貢而域雍兮星分井鬼罷侯置守而隸靈  
兮民雜漢戎出河朔山川之外臨藩落境界之中青  
窺華嶽之隱隱翠挹岷峨之重重遙躋西嶺之屹屹  
近俯東湖之溶溶營興廣武坊旌効忠壩濱積石關  
邇臨潼橋橫通濟兮接賔之舖連棟園開麗景兮望  
春之樓凌空澹清潭兮天光雲影翠秀色兮綠水芙



蒼赫連春曉今日烘桃李靈武秋高兮風墜梧桐殘  
陽夕照荒垆兮落花啼鳥飛瀑暗懸峭壁兮玉澗垂  
虹轆轤咿軋兮影落蘆溝之夜月漁歌欸乃兮響窮  
古渡之秋風於是高臺日上長塔烟浮晴虹之影乍  
弄蒲牢之聲初收大河之水未波蠡山之雲不流藹  
華實之蔽野漫黍稷之盈疇石關雪積兮銀鋪曲徑  
漢渠春漲兮練拖平邱騏驎如雲兮花馬之池鱗鯽  
盈肆兮應理之州平羅城兮執訊獲醜鳴沙州兮落  
鴈浮鷗城傾黑水兮頽雉殘堞津問黃沙兮短櫂輕  
舟神槎湮兮猶存博望之跡石碣鑿兮尚傳大禹之  
游高塚巍峩兮元昊之蒐已冷古刹煨燼兮文殊之  
像常留表賀獻俘而忠貫日月兮唐將之精靈耿耿  
書抗僞號而名重邱山兮宋賢之遺韻悠悠此名天  
下播海陬而爲西夏之勝槩可與江南之匹儔者然  
猶未也若乃考其四時也春則杏塢桃蹊霞鮮霧靄  
秋則鶴汀鳧渚月朗風微夏則蓮濯碧沼之金波嬌  
如太液池邊之姬媵冬則柏傲賀蘭之暗雪癯若首  
陽山下之夷齊與夫觀鷹鷗之雄度則凜凜乎周家



之尚父也觀芝蘭之葱蒨則奕奕乎謝庭之子侄也  
對松竹之森立則挺挺乎汲黯之剛直也翫鷗鷺之  
瑩潔則皎皎乎楊震之清白也以至芳林鶯語柳榭  
蟬聲又有若回琴點瑟之立夫孔楹也此皆翫耳目  
娛心志而爲西夏之美觀不減江南之佳致者是使  
騷人墨客碩士英賢尋幽覽勝游樂流連於以羅珍  
饌列綺筵飛羽觴奏管絃品題詞藻繡句錦篇觥籌  
交錯屢舞僊僊撫乾坤之塊圪掃亭障之烽烟詢古  
今於故老稽成敗於遺編方其王命南仲往城於方  
此何時乎迨漢郭璜繕城置驛浚渠溉田省費萬計  
蓋一盛也整居焦獲侵鎬及方此何時乎迨唐李聽  
興仆舉廢復田省餉人賴其利又一盛也嗟夫時有  
盛衰治有隆替天道循環斯亦何泥方今聖主啓運  
應符丕建人極重熙皇圖混車書於六合覃恩威於  
九區登斯民於懷葛躋斯世於唐虞矧茲夏州超軼  
往古詩禮彬彬衣冠楚楚建學立師修文偃武尚陶  
匏貴簪組祛異端禦狎侮抑工商之浮華敦士農之  
寒苦沙漠塵空間閭安堵白叟黃童謳歌鼓舞熊羆



奮勇於陣行麋鹿潛行於巢所弓矢藏於服韞干戈  
戢於庫府而况蔭土封者惟德惟義遠超樂善之東  
平握將柄者有嚴有翼端繼爲憲之吉甫予也一介  
之書生敢擬韓范之參伍聊泚筆而紀行議者幸勿  
謂其狂魯

黃諫崑崙山賦

瞻彼西域猗歟崑崙崙地勢以特

起指太清而高蹲控玉門以設險湧朝宗之河源其  
方也里八百而可考其高也數萬仞而堪論大鵬之  
翼高舉而莫及都盧之足善緣而難升其陰則堅冰

厚凝鏡見人形風氣凜冽寒不可勝其陽則瀑布飛

流聲震雷霆羣猿下飲接臂流肱至若瑤池之水粼

粼瀾瀾有龜六足有鼈三趾遊魚吹波超羣鷗起元

圃之中廣輪莫擬藥闌花檻布縠散綺離婁之明殆

不能視隸首之數亦不可記木則琪珎參差文玉森

然琅玕子實如玉且圓豫章松檜楓梧榿柟山柿女

桑水犀秋香冬青萬年菴鬱鬱蒼亘地連天草則朱

英玉芝幽蘭芳蕙枸杞根靈薇菜可茹叢卉灌芳阜

滋蕃庶其禽則女牀之鸞蹠躩丹穴之鳳翔翥鸞鶯



雙飛鷓鴣羣舞啣木精衛能語鸚鵡散則霞開止則  
雲聚自相喧聒各得其所獸則狒狒見人而嘆猩猩  
披髮而言犛牛體重馱駛輕儇元豹霧隱文虎晝眠  
貔貅獅兕麋鹿麈鹿熊羆狻猊貉豸其所孔有  
不可殫焉或遙涉乎蒸霞之水或弄影於閨風之顛  
或羣或友儻儻俟俟於種玉之田何竒不有何異不  
儲乃上帝之下都豈常人之所居軒轅之宮王母之  
室碧瓦鱗比青瑣櫺密畫棟飛虹朱簾炫日高閣千  
尋長廊萬丈赭堊丹青雜以金碧適中乎文質乃輝  
耀於今昔是以仙鄉留鳥之輩緱山吹笙之徒崆峒  
之老蓬萊之流莫不駕雲輿而是趨於是王母開筵  
侍以麻姑宓妃鼓瑟雙成吹竽瓊漿玉液盛饌佳蔬  
蟠桃異果苾芬芳敷延周穆於瑤席之上邀漢武於  
回丘之隅元冥滌器溥收司壺少皞行令太白操觚  
勸酬之禮旣畢羲和趨御而日色已晡豈特產奇瑰  
之物招遊燕之娛而已哉爾乃質凝重厚氣鍾淳粹  
靜而有常類仁者之壽動以致用方君子之不器雲  
從而起雨從而致休徵以時而若於焉而發生乎萬



類也恭惟聖明一統區宇極地際天成施恩惠海濱  
嶽鎮各有典制視伯視公皆以次第成秩無文名山  
以祭茲山也同海嶽而效靈故其功鉅而不細是以  
篤生賢良而非止於一才一藝乃拜手稽首而作頌  
曰大哉聖人之御世也旰亦未食宵亦未寢也治人  
禮神各盡其義也山嶽效靈而人才輩出薄海內外  
而皆享雍熙之盛治也

論

漢後漢書西域傳論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

世張騫懷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  
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  
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戍已  
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羸  
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額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  
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  
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



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  
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  
河嶺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  
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  
求根實至于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  
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  
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  
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  
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跡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  
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  
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  
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  
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  
仁惡殺蠲傲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  
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  
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  
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  
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隋皇甫謐元守論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于窮而不振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殞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宋張方平屯田論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



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及秦漢務恢封畧疲弊中夏外事邊疆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薄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惠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羗留佃于浩亶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墜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戍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宇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搦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嶽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兵卒人力凋敝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



遂離而不復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  
恭儉慎德靡遊于逸于觀于政念四方惟正之供憫  
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微嗇用罔小然出納之吝在  
乎有司刻歛刁收錙毫圭撮天地所產山海之富動  
植之物悉筦于官婦織不裳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  
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稍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  
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體要顯  
辨其利跡而或者猥爲異說破其端緒臣輒爲之揚  
摧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

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屯田之  
事夫聞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  
之跡邇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項晉荀羨興  
石鼈之利分界東陽齊嵇華置懷義之屯乃在河內  
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  
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  
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  
希土曠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  
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于彭



甘肅通志 卷四十一  
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爲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洄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爲廩積置戍之地無使于此江淮之境人稠地狹田無體易何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復制費已兼倍此爲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調取于農坂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于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响濡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

昔之爲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胄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死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况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嫌焉蓋智者謀始因勢推移使勢濟而衆安在資權而成務臣雖不敏請試效愚蓋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爲佃客者取分



末之利大半輸主率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它徭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爲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此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溥矣謹論

蕪轍隗囂論

隗囂初據隗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

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雄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而囂舉大兵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于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忽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義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



不足怪也

明趙時春馬政論 天有天駟天子有牧僕之職自軒  
轅以來墳典經史不絕書逮周始詳穆王征西戎責  
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而八駿皆是物也孝王命秦  
非養馬汧渭大蕃息宣王中興比物閑則北至太原  
南平荆蠻大蒐鄭圃皆以車馬之盛爲言秦烏羸谷  
量牛馬卽烏氏人而漢文景時阡陌成群六郡良家  
馳射是利馬援之邊郡田牧數年得畜產數萬唐人  
養馬亦于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

十頃樹苜蓿芻麥用牧奚三千官寮無幾衣食皮毛  
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而散畜之牧專其事不雜以  
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身本帝園生長  
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集追呼之擾科索之  
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殖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  
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爲群號稱雲錦地狹不  
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它術哉法  
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元宗旣以嫌誅毛仲後遂以  
付安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兼掌京西牧馬地



既隔越而職守難專重以匈胡叛逆覆用蹂踐唐室其餘存者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命張茂宗監牧茂宗不能遠畧乃籍汧隴民田人爭言其不便牧事遂廢唐亦喪亂由此言之人寧得失馬政盛衰益昭然矣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涇原爲邊重鎮日不暇給然頗貿易蕃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牧兵興隨宜取用官以無事皇朝遠稽周唐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繼破王保保擄馬駝雜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藍玉四征西番部族悉服乃製金牌合符番人以馬充差朝廷以茶爲賚體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聯以監苑廵以御史日久法弛弘治末年遂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置官屬蒐括墾田益市民馬一時觀美然三年二駒其計利深矣數年之後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非官多牧擾法煩弊生縉紳衣錦難禦邊塞之風霜而肩輿騶從點集追呼非孕字重累之所能堪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千餘匹牧軍才三千三百餘人田重牧輕皮肉收銀



三兩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責之三千三百餘人物輕輸重每歲各各入賀督監參謁不絕遷代歲月繁促南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牧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不踰二萬頃爲糧站徭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靖三十七年平涼通判嘉定陳應詳舉籍平固以北皆爲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爲牧代之養馬償駒遂號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爲牧木自相間安得齊一應詳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旣少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爲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云



議

漢虞詡涼州不可棄議

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

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

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

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

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羗胡所以不敢入

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

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



甘肅通志 卷四十六  
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  
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詗恐其疽食侵滯而無限  
極棄之非計

宋鄭文寶城古威州議 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

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寧張  
君緒收六關卽其地也故壘未圯水甘土沃有良木  
薪桔之利約葫盧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  
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  
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岡青岡距清遠皆兩舍而清

遠當群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行旅頓絕威  
州隔城東隅堅石盤互不可浚池地中舊乏井脉又  
飛鳥泉去城尙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  
兵三千據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  
谷獨家原傳箭野豨十族脇從山中熟戶党項孰敢  
不從又分千騎守磧北清遠軍之口卽自環至靈七  
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  
青岡清遠三城爲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  
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



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啖党  
項酋豪子弟使爲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豎子至于  
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

明徐貞明西北水利議 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  
待旱潦者人也迺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  
流萬頃惟寄命于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  
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  
一也神京北鞏財賦取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鏡勝  
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憂尙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  
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  
人之治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安土而無饑迺  
國家處全盛之勢據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  
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早  
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  
涸損之患積久而散之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  
旣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一也東南轉  
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  
紓之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



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一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一也往者劉六劉七之變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業農者縻其田里惟遊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爲亂今西北之境土曠民遊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遊民有所歸消釁弭亂深且遠矣其利一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廼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蕪子謂聚則爭于不足之中散則棄于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一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利一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



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卽承平  
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  
利一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  
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墾之爲患彼旣  
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  
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旣  
心耻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于荷戈驅兵爲農  
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  
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爲佃客者何  
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  
屯政其利一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  
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傑之兼并限民之田  
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閒之地修舉水利  
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  
政以漸可舉其利一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  
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  
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  
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



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尙自美其利一也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于肢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爲癰下而爲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卽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剛達于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于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於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南方之民披篲而耕抱濕而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槁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平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



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  
原竭人方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  
圳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  
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  
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北尤  
爲易易也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  
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  
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  
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  
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  
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  
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  
爲利也弘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  
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  
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漢後  
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  
則安其上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  
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



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尙有曠棄之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



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於帑而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尙甘心焉曾謂善於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獲繼是有興卽以所獲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澇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耻于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起于群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名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



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  
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爲富壤  
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  
心未有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倡率而遂曰習之  
難變可乎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  
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  
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  
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  
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  
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  
嘗乏食廼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  
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給事  
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  
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  
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  
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  
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  
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



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  
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  
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  
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  
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  
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  
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  
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  
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  
待銓次者遷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于官則  
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  
使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  
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卽無力宜近配者亦得  
近屬于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屯法行而  
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與墾田可多  
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後煩募民哉國家分兵而屯授  
之以田統於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  
屯亦漸廢蓋田授于官兵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



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之患  
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已之貲闢荒區  
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于國者多矣就其所入  
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  
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卽汗馬  
之勲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  
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胄監者例得輸三百五  
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  
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  
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  
其得更倍諺謂千鏹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  
易曉也田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卽是可推也若恐  
力田可同于輸金則必有偽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  
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  
于胄監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  
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計之當不止于三  
百五十金彼旣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  
亦何樂於偽田增稅歲以厲已乎卽有田偽而稅負



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詘于財賄酌多寡于開納也

張鍊鹽法議 夫食鹽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

民也上古無征近古薄征以佐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國爲可貴耳關中食鹽一出於河東一出于花馬池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漳靈州西漳去三輔絕遠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矣花馬池鹽北供延慶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河東鹽並行

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行謂之官鹽花馬池鹽私自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私鹽而不便於官鹽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官鹽其弊有四蓋行鹽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徒知紙上陳跡河東鹽行三省不可越縮若究其實在山西河南未知何如其在關中自長安以西河東美鹽絕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苦惡中人不以入口惟耕夫寡婦黽勉食之計其所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實未嘗行之一也往年商人慮惡鹽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輦運外加樣鹽包封



印記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輦者自惡唱戶分鹽畏如飲鳩計帳徵價峻於正稅今雖暫止既爲故事恐不能已二也商人賣鹽與販夫隨以小票鹽盡票不收毀官鹽不至西路則無票無票則通責店肆負販細人請東路自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由來互相欺抵三也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製盜賣僥倖者冒利敗露者破家雖有防禦迄今未已四也必欲禁花馬池私鹽其弊有五關中民貧衣食驅遣賦稅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鹽糞牟斗升之利

一爲公人所獲則身入陷阱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旣爲囚繫內無供餽冬月多斃于獄考驛遞囚帳鹽徒居半死者又居強半民命可恤二也小販懼捕結聚大夥經山谿要隘偶遇公人勢強則抵敵勢弱則冒險奔迸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與有力慣販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爲導護惟單弱貧瘠者捕之或以升斗惡鹽強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功使無辜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例惟巡捕工食私幫公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悴動經時月候文曠



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爲無補五也夫物力不齊物之情也好美惡惡趨利就便民之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哀多益寡因俗成務司國計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帶支坐困新商起納無幾澆晒徒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矣河東一池雖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二鎮則有餘自然之勢也以人情言河東鹽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沙勤售假票甘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鹽百方禁之使不得行至于比屋破產接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強也以國計言河東歲課一十九萬有奇花馬二池歲課不盈數千河東鹽一引三錢有奇二池鹽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塞垣棄取不時故課亦微渺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夫河東鹽既不能及遠二池鹽卒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鹽而盜買盜賣終非常理今當直開二池鹽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三府所當常食河東鹽一十二萬有奇歲課卽照河東責三府代



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鹽御史則達觀無異督禁  
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保無纖爽而關中可少事  
矣夫居害者擇其寡與利者取其多儻今不弛二池  
鹽禁則愚民被逮供餽爲費罪贖爲費奸人騙詐爲  
費兵民歲增工食爲費官吏比銷爲費一切顯隱猥  
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于千瘡  
百痛徒然費之而下殘民命上損國體又餘殃也儻  
今一弛二池之禁則愚民被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  
奸人騙詐可省歲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  
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  
于不識不知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國體又餘  
福也夫人情不甚相遠比聞鹽法侍御皆一時英碩  
表表長者使其聞見悉如關中人習知利病則亦何  
憚而不爲良處哉但其受命而來也惟以行官鹽禁  
私鹽爲職而反是則駭矣地非素履事未前聞雖聖  
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國家  
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便人心不  
昧因革有時此又關斯民之幸不幸也



張鍊屯田議 自古英賢之君奇智之士當諸侯割據華夏分爭之代以師行而糧從餽運不繼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耕而有獲以十一二輸官以十八九自贍由來以爲良法美意者屯田是也趙充國以二羌反叛廣田金城期年之間使先零坐斃曹操以征伐四方屯田許下墾荒積穀無遠運之勞諸葛亮與魏將嚴拒乃從容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畏而歛避鄧艾與吳爲隣開河渠溉田通于江淮大爲伐吳之資嗣是歷世因之其法寔備其利寔溥於今強敵陸梁非兵無以禦敵非糧無以養兵百計集兵千方足食而獨不及屯田者何也我太祖體國經野屯田遍天下而西北邊最多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爲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墾田之令邊方閑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限畝輸租者爲額內之田不起科者爲額外之田然法久弊生弊久法盡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爲豪強兼并爲官校侵奪爲巧慧移邱易畝汨沒于田混亂于籍征輸徒有其名芻粟不爲國用至于招商開中責令募兵墾田保伍屯聚視功力



給牒予鹽酬值初時上下同利今復爲敝商壘壞泥而不行然經界在田中開列在紙上非高遠難行之事無幽隱不可究之理但求憂國敏事之臣專任責成待以不次之位其規畫措置一事聽其自爲直以期年爲限使田額如舊課程如舊無占種影射包賂如舊隨處有田隨處行師芻糧如峙內省帑運外省民輸有卒徒將領以足兵有溝洫隴畛以助險有樹藝園林以護耕轉盼之間變荒磧爲豐壤易流莠而樂康阜民足國未有善于此者昔唐德宗問李泌復府兵之策以兵多食少欲減京西戍兵泌請發左藏積緡因党項易牛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夏秋耕荒田而種之沃土久荒收入必多戍卒獲利則願耕者衆旣因田致富則不思歸及戍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食而遣之是後收入旣腆耕者願留家人願來變關中之疲敝爲富强泌之一言卽日行之如彼其速卽年獲效如彼其厚矧在今日大修屯政簡付得人今年舉之則明年報功決食其利矣其他籌邊遠畧十



百千萬無如此事爲急要也

頌

漢楊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

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旣  
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  
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  
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  
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  
漢中興充國作武趙趙桓桓亦紹厥後

晉陸士衡紀信頌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齋赴節用



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

唐元結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

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

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

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爲

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

官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

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

攘羣兇恢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家事有至難寮

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關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

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

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

容法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

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楊炎靈武宮受命頌 臣聞享天隆命惟德也戡難

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撥亂之功君以蒼

生爲憂不以濡足爲患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



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龍躍之所日者奸臣竊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天帝探命曆之數啓龍圖作受命之書付於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羣公卿士負玉旒金璽望氣芒碭之野三進於閭闔之中曰臣聞在昔蚩尤連禍大盜中國神農氏兵莫能勝天降元女敕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堯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鬯大位十有九年元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覩命曆之期兆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元而不顧以至仁爲薄以大寶爲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衆將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與丁卯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左僕射冕兵部尚書輔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今豺狼穴居宮闕陛下兆庶爲餌宗廟爲墟若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歆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涸迴鑿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勤道而嘉禾生靈祗髣髴元貺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會歲蕤臍嚮會也睿武



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齋宮啓金匱鳴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父爲文武大皇帝是日烟雲變作土庶踴躍黃龍見於東野紫氣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四方重譯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六軍平社稷之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厲動罔不吉歆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產於延英化動而功成淵默而頌聲言禪代者啞蒼梧易姓之名語嗣守

者羞唐堯積善之辱述戡定者嘆四紀而復夏美中興者嗤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謨發號實在茲都願篆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天地之爐臣炎稽首敢獻頌曰赫赫河圖啓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居九五准昔陶唐克傳舜禹濩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敦惟暴惟貪天實卽命人將不堪皇曰丙一脾于再于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九州爲行爲陣恃力者踣



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崇功大禹  
皤皤兆叟垂白而祝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  
永介茲土

張濛赫功昭德頌 聖唐九葉皇帝平內盜攘外敵  
建中興永圖以崇王業乃命潼關鎮國軍節度使檢  
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華州刺史武康郡王李  
元諒整兵隴右分鎮京西朝野訢以爲宜軍州翕而  
益重復我洮罕期在於茲且謂分星辰之精山河之  
靈或穆英明爲國而生者也於是行軍司馬御史中

丞董叔經以州人感公救其塗炭荷公拯其瘥厲露  
表羣言贊丐雲隄曰臣聞鼓天下之大節莫先於忠  
義却天下之大難莫出於才能奏勲庸播金石以爲  
天下表莫盛於碑版然則陛下宗臣元諒雄傑英勇  
沉斷明謀虎身之望夙成龍額之封果及武齊七德  
而克用爲模文有九功而能舉爲法故炳燭方名糝  
稗韓彭桓桓然爲國之功皆可揭而昌言也昔陛下  
薄狩郊甸爰幸巴采虵虺畜而患生豺狼飽而害作  
內巽宮闕黨與譁張何望之墾掘咸林敬釭窺覷蒲



坂同逆相扇傾陷巨州元諒時以散員副戎關鎮無  
一塵之上無一旅之衆感憤而發招輯白徒斬賊使  
於潼津破賊將於敷谷乘勝連擊遂克城池閭閻載  
安室家相慶此其殉國之功一也勇而重閉以備不  
虞創續墉堤是徵板榦環廻暴於脩郭延表載於通  
衢冀防馳突之鋒庶室搜牢之掠四封輻奏不震不  
驚益兇豎東顧之憂壯義夫西討之勢此其殉國之  
功二也州之器備自昔其空乃剔鑊鼓爲兵撤氈影  
爲甲剡蒿揉爲弩載箒鞞爲排嚴約誓於五申肅部

隊於三令勞逸斯其甘苦心分德以導其懷刑以齊  
其力義以啓其憤忠以發其誠由是士皆嚮方樂公  
戰矣此其殉國之功三也籍馬蒐乘補卒濟師始編  
簿者二千終載書者一萬進次昭應稟命於副元帥  
之軍列屯興泰分援於尚可孤之壘元兇恃衆犯我  
中營或靡矜而來或掉鞅而去曰其去也霆激飈衝  
分翼夾馳邀覆其陣血鬪滄川之水屍膏灞岸之田  
狡勢迷窮不能復孤此其殉國之功四也蒼茫御苑  
橫矗長雲摧百堵而洞開擁三軍而徑入姚令言望



旗而潰張光晟棄甲而奔毅騎爭追若燎於藪賊泚  
憂迫躬率全軍驅兵恟恟之徒揮我堂堂之衆一鼓  
而北竄死真寧氣稜廓而黃道清腥穢消而彤庭肅  
頓師章敬都邑晏如迎大駕復於咸秦還大兵散於  
陰晉此其殉國之功五也李懷光阻河拒命竊弄戈  
鋌北連絳臺南抵黃巷選朔方之健將保朝邑之離  
宮陛下特詔攻圍重鞠戎旅總於經畧丕冒平涼或  
騎擊其救兵或邀絕其餽卒力殫命窘因乃求降未  
殲當道之豺且蹀吠籬之犬此其殉國之功六也進  
屯河縣接邏官橋雖竹纜已焚而木口將渡大憖知  
窘猶懷鬪心乘時出奇幸於有勝遲明遇伏卒以無  
歸恚蹙窮城因絞中閤三條以謚二十輔斯寧此其殉  
國之功七也戎羗不道俶擾西隴驟掠邠涇深入鹽  
夏徂其橫猾溽暑仍留苟不用權若何攘暴廼勵我  
鷹揚之旅乘其馬瘠之時張皇軍形緩存令逸然後  
排烽結隊加竈營師未逾於洛源寇已還於河曲  
此其殉國之功八也婪婪藩戎匿詐求和重違修好  
之言用許尋盟之約諸軍畢會是獨沉疑陳其不誠



請以爲備且曰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警也今敵人反覆亦可以端以待之乃距平涼二十里所柵爲壁塹爲壕設晉師熬前之伏脩楚臣勁後之殿練銳三千涉涇式遏旣而升壇將歆思以惡來聲若河翻勢如山進望我旗鼓驚貽而還禦侮之道旣弘折衝之威亦著此其殉國之功九也良原縣間在涇隴西壓窮邊罹彼煙塵翦除荆棘事未經啓密令興功遂發軫而遽行卽建標而特起恢其制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岳立乃脩廬共乃闢田疇商旅載通流

庸僭附烽堠交於塞表保障連於岐右雖周築虎牢漢馮馬邑式遏亂畧曾何足云此其殉國之功十也朝廷所以降丕命策高勲重位以崇之豐爵以榮之歌鍾以樂之邸宅以寧之自建中以來衛社稷之臣秉旄鉞之將除宰輔董閫外其孰能疇匹於此哉况明允豪賢勤於理要清庶以康黎獻簡恤以裕公私推信誠弘敬讓芻蕘賦勵三農抑浮窳之風興廉正之教一年而人知崇二年而人知惠三年而人知愛四年而人知誦夫然又安可使懋功昭德沉隱無聞



也歟願聽華人篆之樂石制曰可於是耆壽荔非升  
古沙門釋僧會道上遊方外等千乃心萬乃口喜從  
所欲祈我筆端以約奏章以纂成績公本姓安氏武  
威姑臧人蓋黃軒帝孫降居安邑高陽王裔留宅始  
臧僕射元魏之股肱武衛巨唐之牙爪世濟其貴公  
又昌明而弱歲羈孤感於知己某某之族從駱統之  
姓鎮潼關者五年矣既申武節克建戎勲天子以敦  
淳可親誠明可信更名錫氏以昭實焉書所謂踐脩  
厥猷靈承多寵者矣若夫校功王府譔德侯家雖馮  
異揚言已傳徽於昔歲而言甫作頌庶弘美於今辰  
詞曰泱泱武康兮有虔秉鉞卽戎臨敵兮原火烈烈  
隊如星兮陣如雲進如流兮止如載轉電激兮衝風  
發壞苑垣兮復宮闕旣東征兮又西伐鞶鼓雄兮才  
氣傑滌昏霾兮掃妖孽河瀆清兮渭源澈功旣成兮  
恩亦結倚鐵防兮資金穴華山麓兮敷水澁惠汪濊  
兮威凜冽庶氓士兮羣盜絕舞稚童兮歌大耋城宰  
雲兮營樞月望麾性兮想旌節樹豐碑兮頌英哲詞  
不愧兮勲不滅



銘

古黃帝巾几銘

毋弇弱毋侷德毋違同毋敖禮毋謀

非德毋犯非義

無掘壑而附邱無舍本而逐末日

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

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

為江河熒熒二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府用斧柯

漢班固封燕然山

鏢王師兮征荒裔黜凶虐兮截

海外夏共邈兮巨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載兮

振萬世



傳毅車左銘 盧氏作車取象璣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三覽於道永思厥中

車右銘 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訖納耆老於我是匡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賁內顧自式匪望其度匪愆其則戎敦約禮以華國

車後銘 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毋或好佚匪盤於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欲然若虛

麥積崖佛龕銘 麥積崖者乃隴坻之名

山河西之靈岳高峯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鳥迹遯三禪譬皮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三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豸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為淨土拜燈王於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於山龕方資控鶴六都督字克信者以籍宿檀深悟法門乃於壁之南崖松雲鑿道奉為王父造七佛龕似刻石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曜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切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



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  
 菩薩去山必有思親一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鎮地鬱  
 盤基乾峻極石咽上銅梁九息百仞匡構千尋松  
 植陰兔假道鳴鳥飛翼載輦疏一穿龕宋嶺糾紛星  
 漢洞簇光景壁馬經文龕重佛影雕車月殿刻鏡花  
 堂鑑石石山架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  
 谷吹塵不集靈真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  
 乳水谷銀沙山藪石柱異嶺共雲同岑別雨冀城餘  
 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  
 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唐呂溫三受降城碑銘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

強制以合巨漠橫塞揭茲雄壁如三鬪龍躍出六

澤並分符名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

陣黃里河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在韓侯方運神

妙觀豐則動刀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

贊不策清廟我在德罷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

元曷若元守推元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宋石介擊蛇笏銘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



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二六類出必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

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

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

斤咽於門以觀恭莊肅祇無身怠者今龍圖

明則右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計

吾俗殺無赦以手反其首遂死於前則蛇無異焉

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觀

日日故不能肆其而其妖惑易曰知鬼神之

情狀公之謂乎鍾剛正之氣在公之笏豈走

斃一蛇而天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

上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

以此笏擊之是則軒陛之下不仁有去廟堂之

上無姦臣朝廷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

蛇作笏曰至氣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滯

妖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

十脩通志 卷四十六 藝文



之烈烈其光

明孟佩鸞

在

萬

勿下鸞名池深窈窕來清漪源不

竭兵民宜通或

人爲千萬禩視茲辭

甘肅通志卷之第四

終



